

江西一村庄发现元代古民居

相传祠堂里埋了10只金老鼠，藏宝传说引来盗宝贼



靖安县仁首镇棠港村牌楼组名叫“云山世第”的大院子。(资料图片)

据江南都市报8月25日报道，靖安县仁首镇棠港村牌楼组有一个名叫“云山世第”的大院子。这个大院子里面究竟承载着多少历史，久居于此的当地人不得而知。

今年初，深圳考古研究所古建筑专家与靖安县的考古研究人员打破这里的沉寂，发现这是一个元明时期古建筑群。在这个古建筑群中，竟然还存在着南方极为罕见的元初时期的古民居。

靖安县仁首镇棠港村牌楼组的一个村池塘边上，3棵已经七八百岁的老柏树，守卫着一座古老的大院子。村子里赵氏家族的老少们，都只知道村里的大事要在这里商议，可谁也不曾去猜想，这座残存的大院子里面承载着多少历史。

元代古民居“破茧成蝶”

这座矩形四面围合的大院子，中部前方为带八字门墙和牌坊式大门，朝西偏北，进入大门则是一路三进二天井的一组古建筑。书写着“云山世第”

的大门，有着元代的座墩、明代的麻石雕花，甚至还有现代的琉璃瓦。“这是村子里的祠堂，前两年才刚刚粉刷了一次。”棠港村支部书记赵鸣绘说，村子里的人世代在此居住，直到20世纪90年代房屋逐渐损坏后，才相继搬出了这个院子。可住在这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些破败的房子竟是“宝物”。

今年1月，深圳考古研究所一名古建筑专家因为冰雪灾害被困在靖安县。此时，正巧遇到靖安县进行文物普查，这名古建筑专家便随考古人员来到“云山世第”。考古专家从祠堂的梁架和柱础等构件，推测整个祠堂是明代早期的建筑。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祠堂北路有两栋倒塌了部分的民房，专家从这两栋民房的建筑形制、用料等特点来推断，应该始建于元代早期。

考古专家寻访了附近30余个村庄进行对比，初步认定这两栋民居为元初古民居。此时，沉寂了数百年的古宅才得以

“破茧成蝶”。

四街八巷显家族盛世

坍塌的老屋，杂草丛生的院落，谁也无法想象这里曾经的显耀。只有依旧供奉着先祖的大祠堂，依稀还能看到昔日的人丁兴旺。

事实上，村子是被高高的围墙保卫着的，“云山世第”是村子的中心，村子里的房屋围绕着这座祠堂而建，形成了“四街八巷”。由于房屋密集，屋檐相靠，过去在街巷里行走，可以“晴天不见灰，雨天不湿鞋”。

棠港村支部书记赵鸣绘说，村子里并不是盛产石料的地方，祠堂所需的大麻石都是从安义等地运来的，这足以看出当时赵氏始祖的财力雄厚。赵氏始祖在这里逐渐开枝散叶，最兴旺的时候，村子里居住了1000余人。此后，村子也逐渐衰败，如今村子里也只有两三百名村民。

尽管祠堂四周的老屋不是倒塌就是被拆除重建，曾经的

辉煌也已不见。但是，“云山世第”仍然是村里人的一个中心地。直至今日，村里人不论是嫁女，还是娶妻，都必须在祠堂拜过祖先。而村子里遇到了大事，也都是在祠堂里商讨。

自称皇族后裔迁徙建村

尽管居住在祠堂大院里的村民，都纷纷搬出大院另建新屋，可是祠堂里先祖的雕像却始终香火不断。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先祖是因为逃避战乱迁徙至此。可是，在经历战乱之后，仍能建起如此庞大的家族，可见赵氏先祖并非等闲之辈。

在赵氏的家谱里记载着，牌楼赵家来到靖安的开基始祖名赵徽，落脚地为熊仙都棠荫，如今“棠荫”地名已消失。

“老家谱上记载着我们这是赵匡胤的后代，只不过记载的东西并不多。”赵鸣绘说，南宋末年，为了逃避战乱，他们的祖先辗转到了永修。由于感觉当地不安全，想要找一个防御中心，最后找到了这里，在此安居乐业。相传，迁徙到这里的赵氏家族有三兄弟，牌楼村是其中一支。其他两支，则分布在附近的两个村，而牌楼村是最为兴旺的一支。

由于没有更多的实物佐证，仅凭家谱上的一句话，考古专家无法确定这里的赵氏就是赵匡胤的后人。但是，从史料中可以推测，牌楼村的赵氏始祖，是属于在原居地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厚的财力之后，再携带资金到新居址进一步开基创业。这也是他们有实力在新居地建起如此庞大家族的原因。

藏宝传说引来盗宝贼

古民居的发现，对于考古专家来说是一个惊喜，可是如何保护也成为他们的一个难题。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古民居的发现，也吸引了不少盗宝贼的造访。原本饱经风雨侵蚀的建筑，如今又在经受现代人的“洗劫”。

在“云山世第”的大厅地面，可以看见明显被挖过的痕迹，甚至连麻石板都被撬开。有的坑洞，深达1米左右。

“他们都是冲着这里的宝贝来的，有家贼也有外贼。”赵鸣绘无奈地说，相传赵氏始祖为了祈求土地爷保佑子嗣，所以在祠堂里埋了10只金老鼠。

今年1月，古民居被发现后，这传言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一些想要得到金老鼠的人，就趁夜晚在祠堂里用金属探测仪四处寻找，挖坑盗宝。为防止被人发现，这些盗宝贼都选择了下雨天，用雨声掩盖他们的挖掘声。此后，祠堂的地面

就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坑洞。

但是，这段时间来，一直都没有人挖出这些金老鼠。因为传说只有明白了“上八圈，下八圈，梅花落地朵朵鲜”这句话的人，才能找到埋藏起来的金老鼠。

金老鼠的传说不知是真是假，这些对于考古人员来说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这里罕见的元初古民居将如何保护。

靖安县博物馆刘馆长担忧地说，房屋只要没有人住，就很容易损坏。现在古民居已经有部分倒塌，不论是保护原貌，还是重新修葺，都需要大笔资金。这对于靖安县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院内存放着古代婚礼用的礼炮(资料图片)

“禁补令”难挡“恶补风”

——乌鲁木齐部分学校暑期违规补课调查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5日电(记者何军) 一项调查显示，在乌鲁木齐，超过70%的中小学生在暑假期间除了要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课外，还要迫于家长压力参加特长班、提高班等种类繁多的培训，原本轻松愉快的假期成了学生们的“第三学期”。

“禁补令”难挡“恶补风”

今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下发“禁补令”，规定假期所有学校除高三年级外，不得组织其他年级集体补课，违者将以违纪论处。高三年级补课必须在核定收费标准、授课时数的基础上，报教育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然而一段时间来，新疆

各地教育部门还是频频接到针对学校违规补课的投诉电话。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由于不敢明目张胆地补课，一些学校索性将补课地点从校内搬到校外，和政府部门玩起“捉迷藏”。

乌鲁木齐南湖一所中学的学生小林告诉记者，除高三年级在学校内补课外，其他年级都在校外寻找补课“据点”。他所在的年级就是在学校附近一个社区的老年活动室偷偷补课。

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还别出心裁，将印有“自愿补课”的回执让学生带回家给家长签字，以此来推卸责任。

乌鲁木齐兵团一中高一年级的学生抱怨说，经过一

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大家早就疲惫不堪，假期谁还有心思上课？坐在课堂只想着耗时间，学习效率很低，真是不如不补。

“禁补令”为何失效

其实，假期“恶补风”几年前就开始盛行。为刹这一“恶补风”，各地教育部门更是将其视为“高压线”，并频频开出重磅“罚单”，但收效甚微。

乌鲁木齐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表示，事实上，全市中小学校都清楚假期补课是碰不得的“高压线”，但在利益驱使下，仅靠行政命令起不了多少作用。就算今后“禁补令”能够刹住中小学校补课之风，民间补课市场也会继续存在。

这名校长还说，2007年学校为响应政策取消了假期补课，但却引来了不少家长的埋怨。“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现在升学的标准就是看最后的考试分数。再说，学生的升学率也是对学校和老师考评的一项重要指标，作为学校领导，我肯定不愿意自己学生的成绩落后于其他学校的学生。”他说。

记者获悉，2007年乌鲁木齐为加大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扶持，将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由往年的8:2调整为7:3，一些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压缩，近10所学校高中部分停止招生。然而，初中生源却一直居高不下，致使中考竞争日益激烈，孩子负

担不断加重。

此外，高额的经济回报也是假期补课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业内人士称，在乌鲁木齐，每个假期一个学生至少补两门课，每小时的补课费用在20元左右。如此算下来，即使只有10%的孩子参加补课，也是一块不小的“蛋糕”。

“指挥棒”不变“恶补风”难除

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假期“恶补风”屡禁不止，根本上看是当前应试教育体制所决定的。人才选拔“唯分是举”，学校追求高升学率，家长要求考高分，不补怎么办？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从事假期补课的中介表示，只要现存教育体制不变，他们的

“饭碗”就不会丢。仅仅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想取消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家长们则认为，只要其他学生补课，自己的孩子就不能休息，毕竟升学考试是统一的，谁不补就会吃亏。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系教授杨淑芹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假期补课问题，关键是要改变目前以升学考试为“指挥棒”的人才选拔制度，但这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以行政命令禁止，治标不治本。

杨淑芹还表示，学生家长也要合理地设置对孩子的期望值，尽量减轻孩子的负担，这样才能保证孩子身心全面发展。